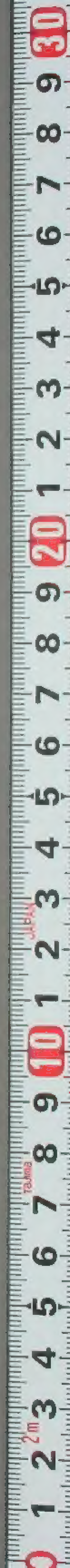


元亨釋書 一之二



上元亨釋書表

臣僧師錬言竊以

聖明之代必有著述其來者尚矣昔者漢武之雄略也子長纂史記焉宋仁之寛厚也永叔修唐書焉二作之高出諸史之上者無乃二主文思之化乎我金仙氏之道雖方外塵表之詮至有撰編者靡不繇旃矣嘉祥之創梁也逢高祖之仁裕矣西明之續唐也遭太宗之緝熙矣及天壽之成端拱也皆泰平之

標幟矣伏惟
皇帝陛下
道出虞
德重离
稟上聖之姿
膺中興之運街談衢話
復
延
天之至和

祖業
宗勲
授唐虞之淳化師錬生無爲之
清世屬空門之斐文僧史才踈耻删手於照
默宗記氣懦謝遜爪於永安寔緇由之稗穢
禪林之樸樕者也
陛下
適五君之德而
鍾五君之譽師錬乏五子之才而成五子之

事熟念
明時時繁矣
昌世世多矣然當
聖代而茲書出焉豈
我君
文思之賸化而
太平之餘標乎今夫隋珠趙璧照乗夜光夕
棄捐于路傍矣有一夫掇捨磨拭繅籍襲蔵
玉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自珍捧獻于一

人其人又雖威重豈無動喜容乎蓋諸師之
高德不啻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謂棄
捐矣師錬匹夫之頑嚚也視斯散落弗能無
掇襲如是至寶不敢私蓄敬上
陛下弗為僭越耳林下蔬笋酸餡雕蟲乞降
中書得受
官校若有可采入大蔵行天下於戯璵璠之
玩弄
王者之事也匹夫唯輸貢而已然則此書之

流播。

陛下之任也。觸撼

黷瀆伏待斧鑕師錬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元亨二年八月十六日臣僧師錬上表



元亨釋書卷第一

濟北沙門　師錬

傳智一之一



菩提達磨者南印度香至王第三子也。蕭梁

普通元年庚子來支那與武帝説第一義帝
不契乃渡江入魏居嵩山少林寺經九白歸
天竺其後八十有六年吾推古二十有一歲
癸酉遊此方推古女主委政太子豊聰十有
二月朔太子過和之片崗於時達磨作飢人
貌弊服襤縷而卧路傍眼有異光其體甚香
太子見之令問姓名磨不對太子作和歌問
之磨便以和歌酬之其歌詞共在國史之推
古紀也太子與飲食亦脱衣付而曰乞使安

寝復言已歸宮遣人看之使者復言飢人既殂
太子悲慟命駕馳赴死所親率臣僚封樹焉
居數日太子語侍臣曰郷莩餓者非凡必眞
人也使使開壙而所賜之衣在棺上餘無所
有太子便取其衣且自服之時人曰惟聖知
聖信之矣哉其太子之所築墓今尚在焉俗
呼其地號達磨墳磨之事迹詳見寶林傳燈
唐僧傳等書

賛曰至人之應世也雖不可測焉然儀相之

綺異遷化之偶合屢寄齒牙之不誣者昭晰矣夫斯土佛種萌芽之初三草猶未纔二木亦蔽芾豈天香之所堪昌昌乎哉惟時機之生酸也宜乎吾祖之作饑顏乎至有印足跡者爲後世屈蟠三千里之苗根也若夫葱嶺逢宋雲魏帝啓墓空遺隻履片簡謂太子官使見槨只留故衣吾祖眞身攜佛所謂譬如意去石壁無礙之者乎斯方異域合符者何哉尒後五百七十有七年建久之間心宗勃興寛元以降祖風發越王臣雷同士庶響合憑茲視之雖鐘干時不苟來也

釋慧灌高麗國人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推古三十有三年乙酉春正月本國貢來敕住元興寺其年夏天下大旱詔灌祈雨灌著青衣講三論大雨便下上大悦擢爲僧正後於内州創井上寺弘三論宗

釋智藏吳國人福亮法師俗時子也謁嘉祥

受三論微旨又此土居法隆寺盛唱空宗白
鳳元年爲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
賛曰勝蘭來漢漢人始得耳眞乗焉然其道
渾朴無宗派之稱矣羅什入關之後三論之
宗聿煽諸家之剖分皆殿之矣我
欽明之聖統海藩不替於貢曇慧道深偕計
來儀此時佛法草昧誘導惟微灌公因三韓
句麗之賓起無畏提婆之唱夏旱降大雨於
天下時渴灑甘露於井上藏公尋來系嗣繩

繩焉乎三論也爲兩朝宗旨之先登異焉耳
乎哉或曰曹魏嘉平二年中天竺曇摩迦羅
至洛陽出戒本子何稱三論爲宗之始乎曰
魏之前比丘出家只剪髮而受三歸而已迦
羅見東土之缺僧儀始行四分戒本羯磨法
是又沙門之通儀也不必立爲宗也以故其
後承禀不續至李唐南山道宣建律宗遠取
迦羅爲祖耳矣雖儀法起於魏而宗趣成於
唐予之前言者宗派也

釋道昭丗姓船氏内州丹比郡人也居元興寺有戒行譽白雉四年癸丑五月奉敕従遣唐使小山長丹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一十有三人到長安謁三藏玄奘即高宗永徽四歳也藏謂諸徒曰此子多度人矣汝等莫以外域輕之加意誘誨又告曰我往西天食絶路又無人家殆入死地偶一沙門以梨子與我我喫之氣力復生漸達竺土其沙門者汝前身也故吾憐汝耳一日藏語曰經論文博渉多功少我有禪宗其旨微妙汝承此法可傳東徼昭欣愜修習早得悟解又指見相州隆化寺慧満禪師満委曲開示謂曰先師僧那曰昔達磨以楞伽經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唯此四卷可以印心業成辭藏藏以佛舎利經論及相宗章疏付之亦與一鐺子曰我自天竺持來煑物治疾必有神効故我贈汝昭捧承而出至登州衆人多病昭試以鐺煑粥或煎水與之病者無不愈解纜

發舶風波俄惡船不進留滯七日夜一舡皆
曰海神之所爲也卜曰海神要物船人謀曰
恐鐺子也昭曰三藏靈器遠從佛國不可失
也諸人白曰寧一鐺子博衆命乎昭不得已
以鐺入海應時風止波恬歸帆如飛還本邦
又止元興寺切諭導此土始聞八五三二之
旨又遊諸州事行化國人崇之後於元興寺
東南隅別營禪苑從昭學禪者多矣昭禪坐
之間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飡或暮衆兩牙

放光讀經文武四年三月澡浴淨衣趺坐繩
床光明盈室語門人曰汝等見光耶諸徒曰
見昭曰莫妄言莫妄言後夜光透壁照庭松
良久其光指西而去昭乃逝年七十二門弟
子思其兩牙放光欲取之而先爲鬼神取去
闍毗後欲取其骨暴風忽來骨灰共失本朝
火葬始於昭昭唱導外勸利濟路傍穿井諸
渡儲船山州宇治之大橋昭之創造也昭傳
來經籍若干藏禪院元明帝移都平域昭之

徒奏於新京建禪院所謂平城右京禪院也經書又藏於此

賛曰時若難得而易失古猶病諸矧今不嬰斯患豈乘夙擔而來與蔦萬里之濤瀾預三藏之受授是不難之遇也片帆歸來大施門闢四遠爭赴互相推排方今和州之境平城之土併爲唯識之區宇踰六百之星霜矣亦不失之罕也加之挾以心宗旁擴禪房雖乏貽厥靈異已彰者拘尸喪舍利未分一牙早

既被得鬼神師之穽迹遍亞世尊善哉名稱扶桑之職

梵僧始於日本來朝

釋善無畏者甘露飯王之裔也唐開元四年内展至長安玄宗預夢眞儀消入對與夢無異大悅館西明寺崇爲教主二十有三年示滅塔龍門之西山吾元正帝養老之間來此土時機未稔利導無聞只延暦二十四年内侍宣曰昔天竺上人雖無降臨不勤禀受徒遷臺册遂令眞言秘法絶而無傳云云高典

畏也畏之事迹備見於高僧傳
賛曰聖人之隱於斯猶月之印於水也有水即顯
無水即隱只然無水月元不隱若以人無水而
謂月隱者非也當無畏之遊化此方有水此
人無水方之有水雖逍躡人之無水不承接
是以授受不繼記纂亦滅是所以我痛絶也
僖因内侍之
宣敎得綴大士之軌躅與夫斯人而寡斯跡
乎然延暦大同之間密敎

宣領其後諸子爭馳徊轍而歸昔會昌之虐
熸彼國此宗不振衛更五季至竟殄泯矣獨
吾日域光暉益燦其不苟求也我與達磨並
案篇
論曰達磨與畏二師雖渉吾覺當時無承貢
藝書可以紹力遊何傳者之有又養老元年者
當開元五年也宋高僧傳無畏篇無他遊域
龍門亦可疑矣曰達磨之賛不云乎其印迹
者爲後世之苗根也無畏吾無間然矣二師

共大法之始祖也彼唐宋諸師有紀述者因
茲數百年前諸祖皆盡收列焉況此二師鎚
隔系授適蹈本土豈於大遊乎叉子何設議
無畏哉雜華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
亦無住達磨之八十六年無畏之同時皆一
念也贊之所謂齊水月也哀哉子之有劫而
無水也無畏者聖人也豈以一化迹拘去來
乎世尊無畏齋毗盧舍那經入我國時乏資
稟藏和之久米寺而去後七十年空海遺靈

居得此經若無畏不將來此邦爭有此經乎
衡言先有持來誰人乞明告我嗚呼無畏之
靈子升休聽瑩焉
禪慈訓世姓船氏內州人初事興福寺東鏡
玄昉二師學相宗後從僧正禪法師踰海入唐
謁賢首國師法藏更受華嚴深旨歸來付良辨
非賢首宗稱德帝貴之賜食邑天平勝寶甲
午為僧都寶字元年為興福寺主務此職自
訓始寶龜八年化

台教〻三大部弐又菩提子三斗故事

贊曰予於訓律事而不得雖措索之不至精乎古記之殘缺也所以是吾大恐而此書之作也適見國史受封尸又荐歷任僧官故立傳焉然辨公稟二師其道大振焉我見諸師之踰瀚澥者咸得所著焉可謂好擇矣就中昭通之謁三藏也訓律之親覺首也可謂的受二師之有辨也深山太澤之所由生也

釋鑑真姓淳于氏唐國揚州江陽縣人齊辯士髡之後也年十四從父入寺見佛像有出塵志父知其不可羈絆付大雲寺智滿為沙彌神龍元年隨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二年於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遊二京究三藏又迴江淮教授戒律吾天平五年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天寶元年冬於揚州大明寺謁律講衆照等頂禮席下曰作禮曰佛法東流日域而乏教授人昔吾聖德太子記曰我後二百年聖域興眞教今當其期願東遊眞曰我聞南嶽思

生和國弘佛法太子南我知之又聞日本長屋王崇敬三寶製千袈裟緣各繡一偈曰山川異域風月一天遠寄淨侶諸結勝緣就舶便施此土一千沙門我思是等事彼方必有得信人而滄浪渺焉毀涉惟難彼土若緣熟我豈辭勞勩二年十有二月具與二萬祥彥道興及懷照等并徒屬八十餘人同泛溟猛風忽起船舶毀蕩中夜舟人見四神著金甲並舳艫以故無没溺之愁然衆人恐嶮厄

佛留眞不得已其後又發或漂日南或赴龍宮眞本志確乎不拔遂以天寶十二年冬乘副使伴古舶於洋天平勝寶六年甲午正月十有二日著大宰府四月入京敕正議大夫安宿王迎羅城門乃館東大寺天竺婆羅門僧菩提唐道璿共來慰問王公士庶奔波作礼眞乃獻將來佛舍利三千粒阿育王塔樣銅支提止觀玄義文句菩提子三斗晋王右軍眞行書一卷聖武上皇遣正議大夫眞

吉備備宣曰朕造東大寺已十年此土未有
戒壇願師從之眞敬承詔上皇大悅受菩薩
戒皇帝皇太后太子公卿以下同受者四百
三十餘人乃於大殿西構戒壇院天下至今
賛羯磨爲又敕賜皇子開府儀同田部舊宅
眞成寶坊號招提寺本朝戒法此時方熾天
平寶字二年賜號大和尚七年五月六日結
跏趺坐向西而化壽七十七預言寂日至此
無外華斂之時香氣滿山谷眞在唐歲納袈

裟一千布伽梨二千施五臺諸沙門又寫三
大藏初本朝大藏經論多烏焉之誤及眞之
至敕加整勘眞流目南國時暑毒入眼患之
判明而太藏文句多所暗誦數下雌黃又諸
藥物此方不知眞僞敕眞辨之眞以鼻別之
一無錯誤度人授戒凡四萬餘人

賛曰開士之赴化過武夫之臨敵者遠矣彼
毛羽矢石竿不干戈卒驅封豕陣張長蛇猶
戲場耳故入死地出活機立功名策勲業

者武夫之勇也眞公陥蛇鳥海流蜒猿糾瘴霧傷睛而不悔飃風皺舟而不慍再四躓僨又起布教異域揄揚眞理使此下凡之輩見習彼大仙之威儀毗尼之軌雖尼中微六百餘年風範可傳古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是又開士之悲所以過而遠乎

釋最澄世姓三津氏近州滋賀郡人也其先東漢獻帝之孫國士寵民間吾應神之曆遥慕王化而至上憐其王孫賜滋賀地爲采邑父百枝富内外學里閭敬之嘗愁無嗣祈衆神既而詣叡嶽左麓神祠其地景趣幽邃百枝結草廬饗香華求子期七日至第四曉得靈夢其妻乃娠草廬今之神宮院也神護景雲元年生澄焉時親[illegible]隣盛饒慶新産澄稍長語其時果看種色與一老隣里嗟異七歲受學聰明絶倫十二投行表法師出家習唯識旁博採經論得華嚴經起信論等疏鳳智所撼以不見台教爲恨適於南京寫得玄義

文句止觀四教義維摩經疏等是鑑眞之帶
來者也音忠所遇優柔猒飫乃能講演然介
懷於無師承也是以跋踰海之志延暦二十
有一年賜入唐求法詔又以期月不許淹留
蓋愛材也二十有三年秋七月從遣唐使菅
淸公浮溟渤著明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
也九月赴台州至天台山國淸寺道邃法師
一見器許遂者荊溪上足智者七世之的孫
也遂授所傳一心三觀之旨曰弘道在人人

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哉幷付菩薩三聚
大戒澄稽首天台教門疏記又見佛隴寺行
滿座主滿又然公高弟語澄曰昔智者大師
告門人曰我滅後二百余歳我法傳東國祖
識不虛子其人也乃以荊溪以上諸籍秘贖
傾倒而付曰汝持此法文爲海東傳燈之始
祖二十有一年如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闍
梨受三部灌頂密教乃得陀羅尼經書印契
圖樣灌頂具物曉開其付法書曰昔開元朝

太三藏婆羅門國王子善無畏從佛國大那蘭陀寺傳大法輪至大唐國轉付傳法弟子義林是國師大阿闍梨年一百三歲見今在新羅國轉大法輪又付大唐弟子順曉亦是鎮國道場大德阿闍梨復付日本國供奉大德弟子最澄轉大法輪最澄是第四付屬唐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書令佛法永永不絶阿闍梨沙門順曉録付最澄又於唐興縣逢沙門脩然得達磨一派牛頭山法蓋本

師表公傳琳師北秀禪而付于澄以故尋求禪要及謁然公悅懌投契夏五月乘大使藤賀能舶著長州即延曆二十有四年乙酉也秋入洛城便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文曰沙門最澄言竊以六爻探賾猶局生滅之郷百物正名未涉眞如之境豈若隨他權教之開三乘機路隨自實教之示一乘道場哉然則妙法難傳流其道者聖帝圓教難說演其義者天台伏惟陛下出震承圖登極膺

渾東夷之郷化歸德於先年比蕃之來朝賀
正於每歲於畢萬機之暇一乘惟懷冀得圓
宗垂爲大訓由斯妙圓極教應聖代而流傳
秘密眞宗感皇緣而格此寂澄奉使求法遠
蹈靈蹤台嶺越疆躬寫教迹所獲經論疏記
二百三十餘部并五百卷又金字法華金剛
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鎮白角如意等隨表
奉進不任誠懇戰慄之至奉表以聞帝大悅
勅曰大唐受法供奉寂澄闍梨傳來天台諸
典籍流布天下宜爲七寺書寫七通即給禁
中上紙付國子祭酒和弘世監寫又詔道證
守邇修圓勤操慈蘊慈寛等碩師於野寺天
台院令受學新寫天台教文又教和弘世宣
詔曰眞言秘教未傳此方寂澄阿闍梨幸得
此法並爲國師九月一日敕於淸瀧峯高雄
道場起都會大壇撰諸寺智行兼備者受灌
頂三摩耶道證修圓勤操正能延秀廣圓等
同預者八人野公岑守奉敕撿校法事是本

朝答灌之始也弘仁六年秋八月因和氏請
於大安寺塔中院闡揚妙法於是乎諸寺碩
德會集法莚摧三乗之矛盾準一乗之權衡
諸師伏膺始又百枝語曰我昔祈神祠待汝
神睨未報汝其代之澄乃詣神宮院勤修經
數日香爐灰中得舎利大如麻子頃刻灰裏
出金鏤器大菊花許即盛舎利宛似舊物弘
仁五年春詣宇佐八幡神宮講妙法華講竟
神託曰不受法味久歷歳華今聽微言何以

報德我有法衣願表覲達乃啓殿扉出紫
衣二領神宮巫覡各相謂曰我等未嘗見如
斯靈感也其一鬱多羅其二袈裟今尚在山
院澄赴居聞祠並攜故闕此講也又於賀
春神宮寺講妙經是時豊前州田河郡吏等
錄瑞雲狀管之澄回説告其曰我滅後
不得開緘寂後門弟子等披閱其文曰今月
十八日未時紫雲光耀起賀春嶺覆法莚之
庭村民悉見光是光渡海時宿田河郡

賀春山下夢梵僧來誦祖衣囊身左肩似人右肩如人言之曰我是賀春明神也和尚慈悲救吾業道之身我當加助求法晝夜守[illegible]欲知我實海中急難現光為驗遂明且晞山右邊崩巖草木不生宛如夢中半身異焉又海中風浪果有光曜是以思神之不浪也而建法華院自創講席乃神宮院也開講之後其右巖之地漸生草木年年滋茂鄉邑歎異六年東州置經之時信州大山寺正智禪

上野千部斡緣便寫二百部䭾而發忽馬不食加鞭貪不能動已而適信宿殆廢行裝時陬訪大神託曰我欲受遂師勸緣而未由也故示此異耳今我助造此經預斡功之一耳言已衆馬皆嚙州界鄰崙吾國之蜀道也本是駑駘疾如驥騄智等嘆異神言之不食矣初延曆四年秋七月登上鞍山縛草舍讀法華金光明等諸大乘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九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曰一乘止觀院今之

賀春山下夢梵僧來而袒衣露身左肩似人
右肩如是言之曰我是賀春明神也和尚慈
悲救吾業道之身我當加助求法晝夜守護
欲知我實海中急難現光爲驗遂明旦眄山
右邊崩巖草木不生宛如夢中半身心異焉
又海中風浪果有光曜是以思神之不浪也
而建法華院自創講席乃神宮院也開講之
後其右巖之地漸生草木年年滋茂鄉邑嘆
異六年東州置經之時信州大山寺正智預

上野千部斡緣便寫二百部馱而發忽馬一下
食加鞭猶不能動已而逾信宿殆廢行裝時
陬訪大神託曰我欲受遂師勸緣而未由也
故示此異耳今我助送此經預幹功之一耳
言已衆馬皆嚙州界鄰嶮崟國之蜀道也本
是驚駘疾如驥騄習學嘆異神言之不妄初
延曆四年秋七月登上叡山結草舍讀法華
金光明等諸大乘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
九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曰一乘止觀院今之

賀春山下夢梵僧來前祖衣覆身左肩似人
右肩如无言之曰我是賀春明神也和尚慈
悲救吾業道之身我當加助求法晝衣守護
欲知我實海中無難現光爲驗澄明旦眎山
右邊崩巖草木不生宛如夢中半身心異焉
又海中風浪果有光曜是以思神之不浪也
而建法華院日創講席乃神宮院也開講之
後其右巖之地漸生草木年年滋茂郷邑嘆
異六年東州置經之時信州大山寺正智讃

上野千部幹緣便寫二百部駄而發忽焉馬不
食加鞭笞不能動已而適信宿殆廢行裝時
陬訪大神託曰我欲受澄師勸緣而未由也
故示此異耳今我助送此經預幹功之一耳
言已衆馬皆齧州界鄰嶮吾國之蜀道也本
是駑駘疾如驥騄智等嘆神言之不食矣初
延暦四年秋七月登上叡山縛草舍讀法華
金光明等諸大乘經乃發五種大願時年十
九七年於山頂創一宇名曰一乗止觀院之今

衣 夜是

中堂所謂延暦寺也自刻等身藥師佛像安之又恩山中無大藏令諸弟子繕寫亦告平城七大寺乞加助大安寺聞寂及東州化主道忠等具義勇爲遠闡其功十有七年立十講法會三十有五年奏加新天台法華宗時大乘四家華嚴法相三論律也及此並爲五宗澄又慨念此方學佛者六除法相三論外華嚴毗尼成實俱舍纔有名而已是依無受業者也一宗若廢衆善多替非所以資政化興敎法也

便奏每年覃渥外加度者十二人五宗各二俱舍成實各一制可沙門勝虞永忠等奉表賀謝弘仁十年三月奏乞建圓宗大乘戒撰其條四科帝降表南京諸寺詳定建否沙門護命抗表斥之東大寺景深著迷方示正論摘二十八失平城諸刹毀唇紛羅十有一年春二月澄述顯戒論三卷表進博引大乘戒證又作顯戒緣起反詰二十八失其詞激切著明上又降其書於南寺南寺諸師無敢聞

議者澄有願造六塔毎置六千部經王東州
三所中國二所西邦一所今會山東西兩塔
者中國之二所也其東方行化之時見信州
嶮絶最坂數十里殆千百折一日行程纔宿
半山逆旅無館行客多虞澄募緣置廣濟廣
極二院羈人多受其賜初延暦十有六年以
智行擧上供奉列勅近州祖充山厨供二十
有一年和弘世弟員綱請於高雄寺唱天台
妙義亦延善議勤操等十餘師爲和者上勅

禮部侍郎和入鹿隨喜慰問其從唐歸台州
刺史陸淳明州太守鄭審則共與公據印署
讚美又東州經塔會上野緣野寺豫場者九
萬人下野大慈寺五萬人東民嚮化如斯所
過諸州類之弘仁十有三年春二月賜宸書
傳燈大法師位記夏六月四日於中道院右
脇而寂年五十有六臨亡日吾生平口無麤
言手不笞罰門弟子等各气則之亦遺誡六
爲皆勤警徒也其日江東道俗相語睿山比

峯有奇雲恐有以耳後聞遷化更唱稱異十有一日右僕射藤冬嗣捧圓戒允許之詔來山中蓋慰初七也冬十有一月上製哭澄上人詩六韻降于山一時公卿才子和哀韵送山王臣遺愛如之澄博物兼知陰陽工巧醫方等又復久者多矣義眞圓澄光定圓仁等神足者二十餘輩又名卿鉅公十數人右僕射藤冬嗣太中大夫伴國道國子祭酒和弘世朝請大夫和眞綱其選也生平撰述註法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經註無量義經各三卷天台靈應集守護國界章摠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各三卷照權實鏡決權實論依憑集内證佛法相承血脈譜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十有四年春二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暦遵先皇之崇建也貞觀八年秋七月敕諡傳敎大師

賛曰或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無其人道

不傳乎[illegible][illegible]之開鑑眞挾台宗章疏而來時
無偉器函藏而已傳教卯金刀子鋒鋩銛如
志慕捜索早見其書不憑師訓便開講鏞逮
跨蒼波登銀地滿舟載歸何其駛乎故能亘
六百之祀安三千之徒彌久彌昌寧弘道之
其人歟予曰子之論未盡耳矣夫台教者荊
溪可謂之全備矣蓋然公遭天寶至德之乱
世抱窮愁困厄之著意覃思宗旨供翰疏記
而後台學光貫矣傳教應智者之懸讖受妙

樂之備文是正承稟而已非習學之群也是
以負笈未期傳水器歸宜乎爲睿峯皆具之
高祖乎彼眞師者自來毗尼之大匠未聞台
嶺之的嗣況在荊溪纂述之先豈旁派鉄典
之善爲紹系之謂乎嗚呼教之授受有數耳
矣

釋空海世姓佐伯氏讃州多度郡人父田公
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而有身在胎十二月
寶龜五年生焉母愿其夢小字曰貴物年十

二外舅朝散大夫阿刀大足敎世典學文翰
十八上大學雖讀儒書志在佛經偶逢沙門
勸操受虛空藏求聞持法耒薙染而事修練
甫冠歲就操落髮受沙彌十戒研究三論時
操在泉州槇尾山寺初名敎海後自改如空
延曆十有四年登東大寺壇受具足戒又改
空海乃於佛前誓曰三乗十二部經我心有
疑未能決擇三世十方一切諸佛願垂加祐
示我正法夢中一人告曰有大經名大毗

盧遮那神變加持是眞秘要也寤後問此經
無知者於是往來諸所懇誠尋求遂於和州高市
郡久米道場東塔下得此經披卷看閱疑滞
居多自發志遠遊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從遣
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葛能汎渤澥秋八月
著衡州岸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冬十有二
月到長安城敎館宣陽坊官舎二十有一年
又敎居西明寺永忠法師故院海周遊城中
諸剎擇求明師謁青龍寺東塔院内供奉惠

沐阿闍梨乃不空大廣智三藏之高弟也果
見而喜曰我先知汝來相待者久矣願諸徒
曰是沙門者第三地菩薩也夏六月入大悲
胎藏大曼荼羅投花花著中臺果嗟嘆以為
大器即沐五部灌頂之撍水秋七月入金剛
界大曼荼羅八月授傳法阿闍梨位灌頂是
日海設五百僧齋果與金剛頂等諸密經并
圖畫曼荼羅及諸道具曰昔大毘盧舍那世
尊以秘密眞言印付金剛薩埵薩埵傳龍猛
菩薩展轉至大廣智智為三朝灌頂國師亦
付我汝有秘密大根器故我兩部大法秘密
印信皆悉授汝宜以此金剛乘教及三藏所
付供養付物歸本土傳布國界然則四海安
泰萬民豊樂是亦報佛恩酬師德也又一日
語曰瑜伽者密藏也儀軌圖器諸深秘之者
見行經或遺而不載假使聞見秘記不藉
調造子亦不委便召供奉畫工李眞等十餘
人圖胎金諸曼荼羅一十鋪又令供奉鑄工

揚忠信等新造道具一十五事又集二十餘巻經生寫金剛頂等諸秘經皆并付之海又逢罽賓般若三藏三藏曰我少年入道經歷五天常擔傳燈之遊此間亦欲泛海游化東域時緣不熟我志已矣今與汝所譯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梵夾汝其持去通我夙志則出經夾付之元和元年秋八月歸乃大同改元丙戌也敕令流通傳來密乘弘仁帝敕於宮中會諸宗碩師各唱所習海立即身成佛之

義諸家爭折之海辯論精審上語海曰義雖玄極朕思見證海即入五藏三摩地觀忽於頂上涌五佛寳冠放五色光明威容赫如也上離御榻作禮群臣皆起拜時三論之俊道昌唯識之髭源仁華嚴之英道雄天台之傑圓澄等皆竪降旗十有三年大同太上皇入壇灌頂帝者灌於此始焉海已大興密教敎述所業海則毗盧遮那經及菩提心論著十住心論品藻諸宗第一異生羝羊心第二

愚童持齋心第三嬰童無畏心第四唯蘊無
我心第五抜業因種心第六他縁大乗心第
七覺心不生心第八如實一道心第九極無
自性心第十秘密莊嚴心鱗次配抵佗家之
者或有問議然東密之者至今取法初㴱得
採師求聞持法乃躋阿州大龍之嶽修供時
大晴朗忽寶劔落座前又往土州室戸崎誦
修如上至五更明星飛入口已而得聞持悉
地爾來身心勇健堪任頭陀被葛而經冬絶

膳而過隻精進苦行朝懺莫悔天長元年大
旱春三月敕海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時守
敏法師奏曰守敏世壽法臈共邁于海先承
詔爲適宜乃詔敏敏以七日爲期散朝陰雲
厚布都下晴如夜雷鳴雨灑擧朝感異敕見
雨之所霑只東西京而已亦詔海過七日不
雨海入三摩提見之守敏咒諸龍入一瓶海
奏延二日告諸徒曰池中有龍號善女阿耨
達池龍王之族也此龍現形必得悉地時今

龍出長九尺許弟子眞雅實慧眞曉眞然等
七人得見餘不觀海奏聞勅和眞綱以幣物
供神龍散日重雲震雷大注膏雨池水盈溢
至火壇之畔霖沛三日天下皆洽勅加優賞
内州有一寺其地元龍池龍移他處池又涸
寺衆嘗無水海點一所加持清泉忽沸因稱
龍泉寺嘗修不動使者法海身出火燄或入
水想觀室内成池其神異多類之初弘仁七
年遊紀州相勝攸上高野山創金剛峯寺十

有四年正月勅以東寺賜海建灌頂院海住
高龍寺法式每歳二季行灌頂事乃置慧果
所付健陀國袈裟及念珠爲寺鎮天長二年
勅改高尾神願寺名神護國祚眞言寺賜海
承和元年海奏乞准唐國内道場置眞言院
於宮中勅以勘解由司廳爲曼荼羅道場每
年正月後七日息災增益修法至今不絶二
年正月奏置試度三人毗盧遮那經業金剛
頂經業聲明業各一人初弘仁十有一年上

賜寂奎傳燈大法師位記天長之始爲僧都承和二年海在金剛峯寺三月二十一日結跏趺坐作毗盧印泊然入定先七日共諸弟子念彌勒寶號至此日瞑目氣絶蓋持定身待龍華也年六十二門人爲七七忌其間鬚髮生身體暖經五旬諸徒剃鬚整衣斂全身疊石造壇立率兜波其上定後四日上敕内舍人弔喪及贈賻太上皇降弔書曰眞言洪匠密教宗師邦家憑其護持動植荷其德惠

豈圖崦嵫未逼無常遽侵遠馳草書弔慰大定海在豆州桂谷山寺以指向空寫大般若經至魔事品字畫忽現空中自此工筆翰能五筆一時書或書水上墨不亂壞奉勅書大内南門諸額又書應天門額已挂之仰見應字上點欠海乃擲筆補之毫無差邪王臣伏其妙撰述尤多秘府論三教指歸性靈集等家家誦習傳來佛舍利八十粒梵夾三經疏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諸曼荼羅

寳器道具不遑具記延喜二十有一年冬十
月賜諡弘法大師
賛曰有非常之志建非常之事不畏強爲天
機之所使丱纔見登壇具戒則能對佛立揩
是大機之所使與故踰鯨波之嶮危得龍樹
之深秘故國山川雲行雨施若失
宮中之紺宇建護國之儀頂上之寳冠證成
佛之義者又非天機之所及而已昔飲光尊
者正受雞足千歳之下少有人繼見彼南山

籌室有倫疑是同一三昧乎唯其欠金襴伽
梨之爲異耳矣

元亨釋書巻第一

元亨釋書卷第二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傳智一之二

建仁寺榮西

慧解二之一

龍門寺義淵　大安寺道慈

元興寺智光　東大寺良辨

善珠法師　元興寺明詮

東大寺明一　元興寺慈寶

梵福山善謝
勝悟法師
安澄法師
秋篠寺常樓
品慧法師
奉實法師
元興寺護命
延暦寺安慧
延暦寺圓澄

普光寺慈雲
善議法師
光意法師
常騰法師
道證法師
石淵寺勤操
海印寺道雄
延暦寺義眞

釋榮西號明菴備之中州吉備津宮人其先賀陽氏薩州刺史貞政曾孫也母田氏懷孕八月而誕母無困惱永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明星出時也隣人曰傳聞不滿期而有産者不利其父母焉母聞之不乳三日見又不呱有沙門陽嚴徃來賀家以事告其父父大嗔曰見已死乎對曰猶活也嚴識婦家鞠育甫此始齡俗八歳從父讀俱舍頌聰敏邁群見十一師事郡之安養寺靜心心者嘗於三井

許與西父同業故就焉十四落髮登睿山
戒壇十七心亡遺言曰汝尚幼故不授密法
我歿汝其役法兄千命乎十八命授虛空藏
求聞持法自此精進屢見靈感十九赴上都
從睿山有辯學台教應保二年天下疫西思
恃怙罹災歸本邦省覲又就命禀灌頂伯耆
大山有基好啓密乘之肄西蘊足依之盡得
其蘊又還本山重受顯意法師寮徹仁安三
年夏四月乘商舶泛瀛海著宋國明州界乃

孝宗乾道四年也五月發四明赴丹丘適與
本國重源遇相伴登台嶺秋九月共源理歸
檝以所得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六十卷呈
座主明雲明雲見疏加嘆西又以宋地台宗
酬酢之言及彼地名德書文與雲雲曰汝於
支那揄揚台教亦我國之法華也西又跂大
志欲重入支那達於印度拜牟尼八塔爲滅
罪之要於是乎門下侍郎平賴盛與西厚間
西之西遊常遏行裝以故未遑發文治之元

平氏凋殘侍郎尋亦卒遂以三年夏重入宋域徑趨行在謁知府按撫侍郎表奏過竺之事于時朝議報曰北蕃強大西域皆隷關塞不通何行之有西素志不果鬱鬱若亡舶主促還放洋三日逆風俄起反溫州瑞安縣西謂我未死奔馳風濤豈激我乎乃下舶與十數輩又向赤城時虛菴敞禪師住萬年寺黃龍八世之嫡孫也初戊子之行明州廣慧寺知賓之者問曰子之國有禪乎對曰我邦台

教始祖傳教大師傳三宗而歸方今台密正熾禪滅者久矣西承述之者也恨祖意之不全矣故航海來欲補禪門之缺不知得應知客又英衲也頗叅發益而西縻于損友其秋早歸夙志勉勵其至虛菴菴問曰傳聞日本密教甚盛端倪宗趣一向如何對曰初發心時即成正覺不動生死而至涅盤菴慰誘曰如子言與我宗一般西自此盡心鑽仰親炙者數歲尋無之未菴移丹臺西亦行補助多

鑽

縻

矣紹熙二年秋虛菴[illegible]付僧伽梨書曰日本
國千光院大法師宿有靈骨洪持此法不遠
萬里入我炎宋探賾宗旨乾道戊子遊天台
見山川勝妙生大歡喜至石橋焚香煎茶禮
住世五百大羅漢辭反本國夢境恰恰二十
年雖音問不繼而山中耆宿歷歷記其事今
又再遊此方相從老僧宿契不淺志擬可嘉
不得不示法旨昔釋迦老子將圓寂以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

至達磨六傳而至曹溪又六傳而至臨濟八
傳而至黃龍又八傳而至予今以付汝汝當
護持佩此祖印歸國布化開示衆生繼正法
命又達磨始傳衣而來以為法信至六祖止
不傳汝絶外國人故我授此衣為法信則乃
祖耳先是在萬年日敞語曰菩薩戒禪門一
大事也汝航海來問禪於我因而付之及應
器坐具寶餅拄杖白拂並圖迦文已下二十
八祖達磨以來至虛菴嫡嫡相承不括橫枝

五十三世系連明數西趨出到奉國軍(今改慶元府)乘揚三綱弘著平戸島葦浦本朝建久二年辛亥也戸部侍郎清貫創小院延之秋八月八始行禪規纔十數輩不幾海衆備堂遂入王都倡禪道初己酉歲有能忍者聞宋國宗門盛遣其徒附舶扣問育王佛照光禪師照憐異域之信種慰誘甚切寄以法衣及賛達磨像忍詫光之慰寄設唱禪宗已爲師承亦無戒撿都下鄙之迄西演心宗搢紳士庶

欲混忍而擯叉毀前筥崎有良辯者嫉西之禪行誘睿山講徒訴朝竄逐六年詔藤相國召西府裏以主當令仲資徵問尚書左丞宗賴預聞西排斥僞黨擧唱眞乘詞辯渙然冠纓聳聽西曰我禪門者非特今始有之昔睿山傳教大師嘗製內證佛法相承血脈一卷其初乃我達磨西來之禪法也彼良辯昏愚無知引台徒誣我禪宗若非傳教亦非傳教若非台教不立台教不立台徒豈拒我乎甚

矣其徒之間且祖意也于時台宗有識之者
以西言爲善因是睿衆輔西禪化西又與忍
抗辯宗義往反數番忍杜口而退以故西之
道行盛于都城西示衆曰我此禪宗單傳心
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其證散在諸經論中今且出一二以諭汝等
華嚴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淨名曰心淨佛
土淨楞伽曰如來清淨禪大般若曰第一義
無有文字法華曰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

實相又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涅槃曰
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毗盧遮那經曰我覺本
不生出過語言道解節經曰自證無相法離
言說四事文殊問經曰此法不思議離於心
意識占察經曰一實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
本以來不生不滅自性清淨起信論曰離言
說相離心緣相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實法
不顛倒念想觀已除言語法亦滅是等文繁
今出少分耳又曰此事只在行住坐臥處添

一絲毫也不得減一絲毫也不得便恁麼會去更不費些兒氣力纔作奇特玄妙商量已無交涉所以動則生死之本靜則昏沉之鄉動靜雙忘顢頇佛性揔不恁麼畢竟如何若是旨外明宗絲不言中取則直下便見撩起便行箭已離絃無返廻勢千聖也摸擦不著或未到此田地切忌麤心大膽一向掠虛到臘月三十日揔不著又曰古人所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釋迦老人爲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且道大事又作麼生明直須當人大悟一回親到方開自家口說自家話若也未悟縱說得五千四十八卷盛水不漏也只是法身量邊事於是大事遠之遠矣試舉古人悟處自家商量看如羅山和尚一日問石霜和尚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山不契卻往巖頭和尚處如前問頭喝不是誰起滅山言下忽然大悟且道悟箇什麼他古人念此在茲十二時中綿密做工夫

直是以悟爲則發一問決擇此事尊宿應病與藥唯以病去藥除全體輕清爲驗後學不達本源強分優劣曰石霜是死語巖頭是活語如此見解買草鞋行脚始得不領鉤頭意錯認定盤星所謂師子咬人狂狗逐塊也西少形短同學輙目子雖才辯身體卑矮稱人之中聵衆之時恐人不貴子也西應聲曰虞舜王赤縣晏嬰相齊國皆未聞長也同學愛譏西雖辯一時心實耻之便以所受求聞持

比或本作上

法期一百日精祈始入壇時於堂前柱刻身長過期倚柱長前四十餘戊子歲上台山見青龍於石橋感羅漢於餅藥因而供茶異花現盞中又返明州詣阿育王山見舍利故兆西在萬年三門兩廊缺焉西捨三百萬舉之役先二百餘祀中夫那蘭陀寺三藏室利跋陀羅之所造也寺之主者及大衆皆曰梵語室利此曰吉祥西公上字義相近西天東域前後比德名義合符爲不徒耳又修觀音院

大慈寺者塔院及天童山千佛閣建之
三年於香椎神宮側搆建久報恩寺始行菩
薩大戒布薩六年創聖福寺于筑之博多此
春分於台山菩提樹栽東大寺初西在台嶺
取道邃法師所致菩提樹枝付商船種筑紫
香椎神祠建久元年也西以謂吾邦未有此
樹先移一枝于本土以驗我傳法中興之效
若樹枯槁吾道不作蓋菩提樹者如來成道
之靈木也世尊滅後一百年師子國王受佛

記共佛舍利得南枝盛金甕移殖南宋之於
求那跋陀羅始栽廣府其後遂師分台岑并
以西為法信寄來逮東大寺後枝以此木移
為元久之始西又取台枝栽建仁東北隅兩
處茂盛無舊數畝至今繁焉天下分栽建仁
二年金吾大將軍源頼家施地于王城之東
營大禪苑三年六月尚書省劄賞台密禪三
宗西即而搆眞言止觀二院于寺元久二年
春三月幾句大風都人謡言此來西師新唱

禪要其徒衣服異製伽梨博幅直裰大袖行道之時多含颸風今巽二作災恐甚於西乎巷謳甚喧達天聽詔有司驅西出都西聞敕下語徒曰今日吉日是吾法成之秋也汝等早從堀川買寺材諸徒匿笑既而官使至西曰風者天地之氣非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干於西者明矣若又有人能作風者其人尤靈不為凡矣明主不漫加放逐審詳兩端西之不出都者必也官使奏

西言上曰此比丘言詣徵璽敕曰無所羨乎西因而陳營搆依之建仁上爲官寺得有司監護建永元年秋九月敕主東大寺幹事寺罹治承寇火修營未竟以西德望朝廷有此授西踰四載未畢層塔凡當有之所悉備足去承元二年洛東法勝寺九層大塔災勅門下侍郎藤公經監修造務周二州充其費三年秋八月猶未成一級朝議以西之幹東大囑付以塔事西不得辭其落亦如東大之歲

初平侍郎奏賜紫衣建保元年擢僧正初良
辯謗西一夕夢西自宋國歸齋白米普種諸
州覺後改悔稱揚歸降間有誹者辯曰勿言
西公非汝等毀譽境界三年西在相州龜谷
營壽福寺一日辭源僕射實朝僕射曰師已
老寺未成何事行乎對曰我欲入王城取滅
耳僕射曰至人出没豈擇地乎對曰都人初
聞宗門疑信相半我當唱末後句顯揚王都
耳郎命駕歸京隻示微疾六月晦布薩次告

衆曰吾秋單五吾之終也都下喧傳至晨衆
到期上遣中使問候西對宮使曰已近而姿
儀壯健諸弟子傍聽潜怕晡時坐椅安祥而
逝中使未還宮於塗聞路人講稱見瑞虹于
寺上實七月五日也年七十五臘六十三西
知見廣大三閲大藏以法道之寄爲己任故
顯密之教多所補弼至於宗門雖斑斑見于
前皆乏貽厥今之學者推西爲始祖嘗曰我
没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文應弘長以降介

于慧日隆于巨福皆如西之言二師又領建仁可謂奇中矣生平著述興禪護國論三卷一代經論摠釋日本佛法中與願文不二門論三部經開題等各一卷密部甚多不盡記

賛曰仲尼没而千有餘載纔拔之者幾許乎只周濂溪獨擅興繼之美矣建仁去睿峯者殆千四百年其奮激之志發于妙齡也見夫因攀牛山之横枝得受龍峯之正派豈所謂尋樵子徑到葛公家者乎初志雖補傳敎之

遺意後世皆推禪門之大祖因茲而言所以過周氏爲不鮮矣加之求法之跡瀛海再留印文與福之光和宋共殘輪奐嗚乎壯乎哉

慧解二之一

釋義淵世姓阿氏和州高市郡人其父無子祈觀自在像一夕聞兒呱出見之柴籬上有一包香氣芬郁開而見之小兒也父母喜而收養不數日而智天智帝聞之同皇子鞠育崗本宮後出家從智鳳學唯識又入唐稟智

周法師相宗之詣周者慈恩基公之上首也歸朝咸倡相宗受其業者行基道慈玄昉良辯宣教隆尊等也又勤營建龍蓋寺龍門寺龍福寺皆淵之搆造也大寶三年爲僧正神龜五年十月寂勅禮部監護喪事

贊曰淵公其駕願力而來者乎不啻其誕育之異也曰化之迹博而遠矣昉之流雖不盈十世而今之言相者咸教之裔也非駕願力豈其爾乎

釋道慈姓額田氏和州添下郡人也事吳智藏稟三論學大寶元年入唐請益于時武后長安之始也蹈勝地尋明師經律論多渉獵益究三論之旨養老元年歸咸唱空宗天平九年冬十月啓拔勝會於大極殿其儀同元日敕慈爲講師初元年將新大官寺下勅覓伽藍營造之宏規時無委者慈奏曰臣在唐時偸圖西明寺心中揩念若歸本土柄道福願規模之今陛下之舂志臣之先抱也即上

之上大悋認慈烈造寺監護而居焉又勅賜
封户及扶翼童子其封詔曰法師遠涉蒼波
覈異聞於絶域遐游赤縣研妙機於碩師參
跡象龍振英秦漢戒珠如滿月慧水似巨瀛
宜施食封五十户十六年十月滅年七十餘
慈在唐逮寂者得虚空藏求聞持法慈傳善
議議傳勤操操傳空海云
賛曰寂勝會者官中法事之第一也偉哉其
儀同元日焉於以廡見吾

聖武大帝歸崇之專壹矣雖南梁孝武北齊
文宣不能軼耳慈公高踞主席其人可識況
天平之間英俊森列乎
○釋智光内州人共礼光止元興寺得智藏三
論之深旨藏之室中推二人爲神足有靈叡
者受于二光今之三論家皆睿之胤也禮慕
年禁語音智問焉禪無所荅數歲禮逝智嘆
曰禮者少年之莫逆也近歲持不語思精修
也而不知受生何處祈念三二月一夕夢至

禮所嚴麗光寶智問此處何乎對曰極樂界子以懇志且來此也然非子居早出去智曰若是安養亦我夙樂偶至斯何須歸乎禮曰子無行業不可居智曰我生平見子行無過我近只持不語耳又言我乎禮曰我洽見經論頗委淨業往生資糧無加觀想是以絶言語謝人事四威儀中專觀彌陀相好及淨土莊嚴積功累德今生樂邦我若不絶言語不謝人事不謝人事不至絶想子今詰乎我智

曰然則乞受訣禮曰子盡問彌陀智即共禮詣佛所莊嚴光色又過禮所智頭面作禮白佛言何等是往生正修業佛告智言觀如來相好及淨土莊嚴智曰今見此界廣博嚴飾心眼不及況又如來相好豈凡慮之所堪乎於是弥陀便舉右手智見堂中現小淨土嚴飾具足智覺命工畫佛堂淨土常自觀之其後吉祥而逝其圖見在元興寺世爭摸寫

贊曰二光者三論之翹楚也智昔落節于行

基今考終始過而能改者也善哉君子之道矣而已其掌中淨土者夢中之遺澤乎

釋良辨姓百濟氏近州志賀里人(或曰相州)其母祈觀音像而得二歲時母桑焉置兒於樹陰忽大鷲落捉兒而去母悲望趁鷲而往不歸家初南京義淵詣春日神祠見鵰鳥于野將小兒也鷲見人而避淵收而歸甫五歲就學聞一知十稍長淵誨以相宗又從慈訓法師受華嚴奥旨訓共審祥親稟於賢首故辨爲賢首的孫也訓辨不振至辨大昌聖武帝加欽崇東大寺大像辨之勸化也天平五年建金鐘寺寶字四年爲僧正寶龜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卒始母尋覓跋渉山川經三十餘歲而不遺不得已而赴故里乗舟泝淀河舟中人相語曰世有奇事南都東大寺良辨法師年纔三十余學超倫輩擢爲帝師昔義淵僧正見鷲弄兒取而育漸長大成此國器母聞之疑是我兒乃往南京潛尋東大比丘語

此輩比丘曰辯公高貴嫗之言似瀆德吾不欲聞嫗若實毋伺其出書事于簡置路傍毋如教辯如春日祠留輿視簡乃問之毋告實辯曰我師義渊舉我實如嫗言我亦思見毋未由也今偶相逢我甚嘉之然生平有驗乎毋泣曰我昔無子祈觀音像產公以故刻一寸一分大悲小像挂兒頸襁提見時像猶在焉不知公稚時有諦辯鳴咽而言我七歲渊公授觀音小像曰我得汝時此像懸汝頸恐汝父母付之乎汝不知父母惟像惟見焉我自爾奉持未嘗離體然則嫗者實我母也自楮中出像呈毋毋見像宛如也毋又知辯之眞子也辯便奉毋歸舍院側竭哺養焉

贊曰相并謂余曰辯師之事世皆以爲異也我宗不爾何以故世之所以異之者偏計執也殊不知依他起也又辯之所以立者豈非圓成乎余曰子之論未盡耳我見辯之遺蹤已是入法界品也相者曰何也余曰法界之

中以童見婦人為知識也因此而言靈鳥者
其善介良媒哉儒者尚曰禽獸夷狄皆人也
況事事無礙乎何足怪焉相者絶倒適以一
時之餘論綴于此矣
釋善殊姓安部氏京兆人或曰太皇后藤宮
十之蘖子也少魯鈍而以此為恥學唯識宗
習因明論昏窒不通勵志無撓時毒暑頭腫
如熟瓜鬚髮盡落殊之勤業學類之以故博
該三藏延暦十六年正月侍皇太子病事在

資治表其年四月化歳七十五
釋明詮十許歳離家入元興寺學相宗性不
敏志抱蛩乃欲出他之適雨降憩殿陛見簷
溜落階其石皆窪忽猛省曰至柔穿至堅漸
積之為也我雖昏愚豈可息乎便還房勵所
業晝夜不懈寢食齋舍自此得高譽於南方
貞觀六年任僧都十年五月十六日卒年六
十
賛曰學貴勤勵不在鈍利苟無激志道不至

薝蔔之
蘭故事

也珠公頭如熟瓜心邁堅石鬢髭剌服皆不爻矣是其所以該三藏粹唯識也我今合詮以爲後世習爻者之標式矣

釋明一姓和仁氏居東大寺宣揚眞教學者多依晩置後房時人曰薝蔔雖凋尚含四照之色芝蘭半落亦送十步之芳歳七十一化延暦十七年也

釋慈寶姓朝戸氏和州平郡人從元興寺勝悟學法相宗悟稱其敏慧晩設絃閣學者雖僕于頗懇之弘仁十年十一月卒壽六十二

賛曰釋氏之所以異世俗者不立閭閣也苟有繫戀豈爲梵法乎多智禪定而不斷婬皆成魔屬是楞嚴會上嚴誡之佛勅也一世雖防慈恩之初不循羅什之末吾徒之太惷也此書何系列耶十步之芳四照之色棄其綴收其急世人又取於泥曰乎人皆小疵匿大德一獨大疵猶不匿豈德大而不容匿乎所以是予之合實而不削也

釋善謝姓不破氏美州不破郡人從理教法
師稟法相漸通六宗桓武帝擢置僧職晩入
梵福山脩安養業延暦二十三年五月終于
梵福歳八十一

釋慈雲姓長尾氏平安城人景雲四年得度
學業優贍講無性攝論等爲普光寺講師生
徒多趨宿德推之寂年四十九大同二年也

釋勝悟姓凡直氏阿州板野郡人也受業於
尊應應者神睿之高弟也道業清高洞明經
戒姿儀可見言語有味護命慈寶泰演等皆
出其門世稱得人焉弘仁二年六月卒年八
十

釋善議姓慧賀氏内州錦織郡人奉道慈受
三論之學又蹈滄浪入唐請益當時學徒推
博於議歳八十四滅弘仁三年也

釋安澄姓身人氏波州舡井郡人善議之上
足也大善空宗兼學密教與勤操結揞以弘
法爲已任爲人敏給議論絶倫唯西大寺泰

演時爲匹敵弘仁五年三月卒年五十二
釋光意姓河内氏内州石川郡人容姿閑雅音韻清亮毎臨講席道俗傾聽大同年中爲寂勝會座主有擧問辨如流暮年齋食不緩弘仁五年三月終于本郷壽七十八
釋常樓姓秦氏洛京人幼隨善珠出家天資聰明日誦萬言兼有外學年二十受具戒闡揚眞教廣化四衆延暦末敕住秋篠寺弘仁五年十月逝年七十四

釋常騰姓高橋氏京兆人也道業純粹博究經論決擇義理獨歩一時嘗著諸經注釋合六十三卷學者傳誦弘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六
釋品慧姓大原氏平安城人也十四離家二十試所習射甲科乃受具足戒毎逢論義推爲雄豪年六十八爲維摩講師壽七十五亡弘仁九年也
釋道詮姓百濟氏阿州人學業精粹弘仁二

初當任大宰府講師任中供俸卓給佛事不備畜人貴之七年十一月寂年六十一

釋泰實姓荒田氏尾州人也天資聰通心地清朗紹隆像化闡揚玄風年及八十始學妙宗耽味而忘寢飡恨得之晩矣年八十四亡弘仁十一年也

賛曰延曆弘仁者王化之流暢乎諸師生清世研眞乘各以所業東説西唱令後人想見當時之風流儀狀焉嗚呼延弘之間者夫二諦之全盛乎

釋勤操姓秦氏和州高市郡人父母無子詣駕龍寺王像祈之母夢明星入懷則有娠天平寶字二年生十二歲禮大安寺信靈爲師後就善議法師稟三論之學神護景雲四年敕於宮中及山階寺度一千僧操時霑渥義學之名播一時弘仁中於大極殿講寂勝王經講已敕更於紫宸殿集諸宗碩德於殿義以操爲座主操尊三論爲君父斥法相爲

臣子詞義贍博於是相宗凤將陣乱旗靡上賞辯論加僧都兼管東大寺幹事天長帝又擢之主西寺幹事初操居大安寺隣房有榮好者養老母於寺側一童爲役昔者七大寺坊行之每人四升好受之分爲四焉一分奉母一分與童二分施行丐二一分自喫先令童送母飡待童返問曰我母食不對曰然然後下箸不爾不啖率以爲常操與好善常見之

貴好之篤孝一日童受飯忍泣聲漏于壁操怪呼童問曰奚爲哭對曰我有二嘆一者我師今朝俄亡生平甚窶何以供喪二者師母不賙分於師飯師已殂矣母何所活思此二事我淚不禁操聞憐焉告曰你莫愁也我與你嘗好之葬又好母老羸恐聞好死迷悶氣絶你早送飯不差時候愼而莫語也童喜送飯如常母不知也操其夜與童潛葬好于野不令衆知蓋訝好之母有聞也使童謂人曰

我師佗之次日操分飯猶好之爲也而送好母童又得一分其後母問曰好久不來何乎童曰我師毎欲赴堂高賓俄來故止耳母常問童互語慰苔翌歳操有大賓急辦供童過午不送飯童又被酒而睡客退操覺童而問童曰我忙醉而未送操促之便以飯與母日已傾母曰衰矣哉老婦乎以爲日已旰而好或怠也今猶午時也童聞言好事午醉半醒不覺而涙下母恠問童平爾曰媼豈不聞乎

去歳某月某日我師已寂因媼之悲痛未容易言而已母聞之慟絶不起童悔未由也童位語操曰我若眞子雖宵闇不忘毎矣若又禁酒豈有蹉口乎媼之逝也我之過矣操大嘆乃共同志七人葬好母於石淵寺後操及七人亙寺操語而曰我脊衆好養其母養未艾命已斷未足酬好爲我欲薦冥福而補養我等八人分法華八卷逢媼忌各講一卷爲追薦公等許不七人皆諾便設四日二座講

法華八軸毎日二座講者八人各法花八講會

席修之名曰法華八講會于時延暦十五年也每歳不缺諸寺名曰石淵八講相效修焉十講三十講相次而出皆祭於操也天長四年五月七日終西寺北院年七十夏四十七

釋護命姓秦氏美州各務郡人五歳入吉野山宴坐數年歸省父母父母留居郡之山田寺十五依元興寺萬耀十七得度從同寺勝虞學唯識白月入山修虛空藏法黑月歸寺誦習嘗於普光寺講唯識論疏忽頂上得舍利又喫飯口中感舍利弘仁七年任僧都上表辭讓上不許屏居山田寺天長四年爲僧正承和元年九月十一日終元興寺小塔院年八十五時善守法師來問疾親逢音樂響矣薫香盈室云

釋道雄姓佐伯氏敏悟過人從慈勝法師受唯識之旨尤通因明論又依長歳和尚學華嚴宗又就弘法大師習密法雄欲創伽藍未得勝地一夕夢山州乙訓郡木上山境致佳

麗翌日到其所果如夢中拳起營構官給工粮合一十院名曰海印寺置華嚴教爲年度二人于今不絶嘉祥三年任僧都仁壽元年六月卒

釋安慧姓猗氏内州大縣郡人母夢呑明星有孕延暦十三年生及四五歳聰敏超軼七齡事州之小野寺廣智俗之號菩薩者也智異其才器携伴台嶺傳教時年十三從教慈覺受毗盧遮那孔雀等經天長四年試大日經業得度紀年之間修三部念誦四種三昧承和十一年爲羽州講師時管内皆學唯識不知台教自慧開講州人棄相歸性上創定心院置十禪師撰得九人闕一人得慧滿數焉貞觀八年六月尚書省牒以眞言止觀兼明者補座主爲永式于時慧中選十年四月三日卒年七十四經宿左手與願右手寶印共不散云

賛曰業精于勤是及笈之事也四師異宗其

精勤若同矣加之操之靈也命之辯也雄之
興也慧之博也豈夫邊偪乎
釋義眞相州人從傳教大師入唐爲譯語沙
彌貞元二十年十二月七日於台州國淸寺
受戒爲大僧又同義入曉闍梨灌頂弘仁
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於根本中堂始行大乘
菩薩戒羯磨眞爲和上時受者一十四人上
詔諸宗述奥旨護命作研心章褒相宗空海
著十住心論贊密教眞造天台義集世皆傳

之天長元年詔任延曆寺座主座主之職始
於眞九年爲維摩講師台徒之預也眞爲初
十年七月四日寂壽五十三
贊曰爲人之後者不失家法是爲嗣嫡矣眞
公居睿山第二世而孳孳勤勗故承
明王之崇息始領座主之高職可謂不忝家
業乎及柄闡戒之法事豈國滿親受之異勲
與思其從事於羯磨不多違錯而已
釋圓澄姓壬生氏武州埼玉郡人母夢僧卧

屋上身映日光忽腹生白蓮華覺後有孕寶
龜二年生甫七歲新羅法玄摩頂曰汝必爲
人師十八事道忠菩薩忠者鑒眞之神足也
使令左右最昏無倦間即誦習忠愍其懇誠
授菩薩戒名爲法鏡行者延曆十七年上叡
山從傳教落髮教改今名時歲二十七二十
三年教奉詔入唐澄其年四月就唐僧泰信
受具足戒明年教歸救於紫宸殿修五佛頂
法撰諸名德受灌頂澄預數焉是宮中密灌

法華長講始八人八講

之始也大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於止
觀院藥師像前率數百人授圓頓菩薩大戒
澄又預焉是傳大戒之始也弘仁八年三月
教授圓教三身蓮華因果常寂光土等義曰
我大唐傳來台宗奥旨既入汝心宜挑流傳
之燈永永不絕十三年六月四日臨終先授
止觀三德之義止觀心要是也澄悲喜交合
初大同二年二月一日教始修法華長講擇
七碩德各配一卷爲講師第一卷教自講第

二卷以澄領之三年三月八日修金光明長講又以澄當講師是本朝二經長講之始也澄勸淳和大后製衲伽梨施國清寺衆蓋厚本也天長十年爲天台座主承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告弟子慧亮曰先師徃年語曰我歸朝之時白國清寺座主大衆曰歸本國後常遣請益留學二僧請決圓教深旨我滅後汝宜撰人跨海我承遺命顧門屬未得其人唯楞嚴院禪師可充此任故我勸此人又入唐

請益我命在今夜不待此人爲深恨耳今以請益大德所置三十餘條疑問并傳法記草雜書等託汝須彼禪師歸朝必受諮決是我懇志也便於寂光道場其夜三更奄然卒壽六十六臘三十四楞嚴院師者慈覺也

賛曰傳教攻苦食淡之時諸子之執役者不少矣獨澄預於三始可謂榮焉乎託六赤之孤寄百里之命澄其人與澄其人與



元亨釋書卷第二

